



卷五十五

書名 史記一百三十卷 慶長元和間古活字印本
 撰者 漢 司馬遷 撰，劉宋 裴駟 集解，唐 司馬貞 索隱，唐 張守節 正義
 卷 卷五十五
 內容分類 史-正史-分刻-史記
 索書號 貴重-30
 編號 B1112300

[彩色首頁1](#)
[彩色首頁2](#)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B11123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貴重-30](#)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史記一百三十卷 慶長元和間古活字印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三皇本紀

補史紀 小司馬氏撰并注

小司馬氏云太史公作史記古今君臣宜應上自開闢下迄當代以為一家之首尾今闕三皇而以五帝為首者正以大戴禮有五帝德篇又帝世皆叙自黃帝已下故因以五帝本紀為首其實三皇已遷載籍罕備然君臣之始教化之先既論古史不合全關近代皇甫謐作帝王代紀徐整作三五歷皆論三皇已來事斯亦近古之一證今並採而集之作三皇本紀

雖復淺近聊補闕云

大戴禮風姓代燧人氏繼天而王母曰

代享其利

曹相國家第二十四

史記五十四

留侯世家第二十五

史記五十五

留侯

正義曰括地志云故留城在徐州沛縣東南五十五里今城內有張良廟張

良者其先韓人也

索隱曰韋昭云留今屬彭城按良求封留以始見高

祖於留故也漢書云良字子房按王符皇甫謐並以良為韓公族姬姓也秦索賊急乃改姓名而韓先有張去疾及張譚恐非良之先代也良既歷代相韓故知其先韓人顧氏按後漢書云張良出於城父城父縣屬潁川○正義曰括地志云城父在汝州郟縣東韓里

大父開地

應劭曰大父相父開地名

相韓昭侯宣惠王襄

哀王父平相釐王悼惠王

索隱曰韓系家及系本並作桓惠王

悼惠王二十三年平卒卒二十歲秦滅韓良
年少未宦事韓韓破良家僮三百人弟死不
葬悉以家財求客刺秦王為韓報仇以大父
父五世相韓故索隱曰謂大父又父良嘗學
禮淮陽正義曰陳州東見倉海君如淳曰秦郡縣
夷君長○索隱曰姚察以武帝時東夷穢君
降為倉海郡或因以名蓋得其近耳○正義
曰漢書武帝紀云元年東夷穢君南間等降
為倉海郡今猶穢國得之太史公修史時已
降為郡自書之括地志云穢縣
在高麗南新羅北東至大海西得力士為鐵

推重百二十斤秦皇帝東游良與客狙

服度曰狙

伺候也狙七預反伺也徐廣曰伺候也音千

怨反○索隱曰應劭曰狙伺也一云狙伏伺

也謂狙伺物必伏而候擊秦皇帝博浪沙中

之故今云狙候是也

索隱曰服虔云地在陽武南按今浚儀西北

有博浪城○正義曰晉地理記云鄭州陽武

縣有博浪沙按誤中副車索隱曰漢官儀天

今當官道也屬車即副車而奉秦皇帝大怒大索天下求
車即御而從後賊甚急為張良故也良乃更名姓亡匿下邳
良嘗間從容步游下邳圯上徐廣曰圯橋也
東楚謂之圯音

怡○索隱曰嘗謂經也間闕字也從容間暇也從容謂從任其容止不矜莊也邳披眉反

按地理志下邳縣屬東海又云邳在薛後徒此有上邳故此云下邳李奇云上下邳人謂

橋為圮文穎云沂水上橋也應劭云圮水之上也姚察見史記本有作土旁者乃引今會

稽東湖大橋名為靈圮圮亦音夷理或然也有一老父衣褐至良

所直墮其履圮下索隱曰崔浩云直猶故也亦恐不然直言正也謂至

良所正墮其履也顧謂良曰孺子下取履良愕然欲

歐之徐廣曰一日良怒欲罵之○索隱曰歐烏后反為其老彊忍下

取履父曰履我良業為取履因長跪履之索隱

曰業猶本先也謂良心先已為取履故遂跪而履之父以足受笑而去

良殊大驚隨目之父去里所復還徐廣曰一日為其老

疆忍下取履因進之父以足受笑而去良殊大驚父去里所復還曰孺子可

教矣後五日平明與我會此良因怪之跪曰

諾五日平明良往父已先在怒曰與老人期

後何也去曰後五日早會五日雞鳴良往父

又先在復怒曰後何也去曰後五日復早來

五日良夜未半往有頃父亦來喜曰當如是

出一編書

徐廣曰編一作篇

曰讀此則為王者師矣

後十年興十三年孺子見我濟北穀城山下

黃石即我矣

正義曰括地志云穀城山一名黃山在濟州東河縣東濟州故

濟北郡孔文祥云黃石公鬚眉皆白狀杖丹黎履赤舄

遂去無他言不

復見旦日視其書乃太公兵法也

正義曰七錄云太公

兵法一秩三卷太公姜子牙周文王師封齊侯

良因異之常習誦讀

之居下邳為任俠項伯嘗殺人從良匿後十

年陳涉等起兵良亦聚少年百餘人景駒自

立為楚假王在留良欲往從之道遇沛公沛

公將數千人略地下邳西遂屬焉沛公拜良

為廐將

漢書音義曰官名

良數以太公兵法說沛公

沛公善之常用其策良為他人言皆不省良

曰沛公殆天授

索隱曰殆近也

故遂從之不去見景

駒及沛公之薛見項梁項梁立楚懷王良乃

說項梁曰君已立楚後而韓諸公子橫陽君

成賢可立為王益樹黨項梁使良求韓成立

以為韓王以良為韓申徒徐廣曰即司徒耳但語音訛轉故字

亦隨與韓王將千餘人西略韓地得數城秦

輒復取之往來為游兵潁川沛公之從雒陽

南出轅轅良引兵從沛公下韓十餘城擊破

楊熊軍沛公乃令韓王成留守陽翟與良俱

南攻下宛西入武關沛公欲以兵二萬人擊

秦峽下軍徐廣曰峽音堯良說曰秦兵尚彊未可輕

臣聞其將屠者子賈豎易動以利願沛公且

留壁使人先行為五萬人具食徐廣曰五一作百益

為張旗幟諸山上為疑兵索隱曰旗幟音其詩令酈食

其持重寶啗秦將秦將果畔欲連和俱西襲

咸陽沛公欲聽之良曰此獨其將欲叛耳恐

士卒不從不從必危不如因其解擊之索隱曰謂

卒將離心而懈怠沛公乃引兵擊秦軍大破之遂北

至藍田再戰秦兵竟敗遂至咸陽秦王子嬰

降沛公沛公入秦宮宮室帷帳狗馬重寶婦

女以千數意欲留居之樊噲諫沛公出舍沛

公不聽徐廣曰一本噲諫曰沛公欲有天下

天下曾曰今臣從入秦官所觀宮室帷帳珠

玉重寶鐘鼓之飾奇物不可勝極入其後宮

美人婦女以千數此皆秦所以亡天下也良

願沛公急還霸上無留宮中沛公不聽

曰夫秦為無道故沛公得至此夫為天下除

殘賊宜縞素為資晉灼曰資籍也欲沛公反

今始入秦即安其樂此所謂助桀為虐且忠

言逆耳利於行毒藥苦口利於病索隱曰見

鴻門下欲擊沛公項伯乃夜馳入沛公軍私

見張良欲與俱去良曰臣為韓王送沛公今

事有急亡去不義乃具以語沛公沛公大驚

曰為將奈何良曰沛公誠欲倍項羽邪沛公

曰鯁生徐廣曰呂靜曰鯁魚也音趨勾反臣瓚

按楚漢書秋教我距關無內諸侯秦地可盡

王故聽之良曰沛公自度能却項羽乎沛公

然然良久曰固不能也今為奈何良乃固要
項伯項伯見沛公沛公與飲為壽結賓婚令
項伯具言沛公不敢倍項羽所以距關者備
他盜也及見項羽後解語在項羽事中漢元
年正月沛公為漢王王巴蜀漢王賜良金百
鎰珠二斗良具以獻項伯漢王亦因令良厚
遺項伯使請漢中地如淳曰本但與巴蜀故請漢中地項王
乃許之遂得漢中地漢王之國良送至褒中

正義曰括地志云褒谷在梁州褒城縣北南
中山昔秦欲伐蜀路無由入乃刻石為牛五
頭置金於後偽言此牛能食金以遺蜀蜀侯
貪信之乃令五丁共引牛墮山堙谷致之成
都秦遂尋道伐之因號曰石牛道蜀賦以石
門在漢中之西褒中之北是又云斜水源出
褒城縣西北衙嶺山與褒水同源而流派漢
書滯洫志云褒水通沔斜水通渭皆以行船
遣良歸韓良因說漢王曰王何不燒絕所過
棧道示天下無還心以固項王意乃使良還
行燒絕棧道良至韓韓王成以良從漢王故
項王不遣成之國從與俱東良說項王曰漢

王燒絕棧道無還心矣乃以齊王田榮又書告項王項王以此無西憂漢心而發兵北擊齊項王竟不肯遣韓王乃以為侯又殺之彭城良亡間行歸漢王漢王亦已還定三秦矣復以良為成信侯從東擊楚至彭城漢敗而還至下邑漢王下馬踞鞍而問曰吾欲捐關以東等棄之誰可與共功者良進曰九江王黥布楚梟將與項王有郤彭越與齊王田榮

反梁地此兩人可急使而漢王之將獨韓信可屬大事當一面即欲捐之捐之此三人則楚可破也漢王乃遣隨何說九江王布而使入連彭越及魏王豹又使韓信將兵擊之因舉燕代齊趙然卒破楚者此三人力也張良多病未嘗特將也常為畫策臣時時從漢王漢三年項羽急圍漢王滎陽漢王恐憂與酈食其謀燒楚權食其曰昔湯伐桀封其後於

祀武王伐紂封其後於宋今秦失德棄義侵
伐諸侯社稷滅六國之後使無立錐之地陛
下誠能復立六國後世畢已受印此其君臣
百姓必皆戴陛下之德莫不鄉風慕義願為
臣妾德義已行陛下南鄉稱霸楚必歛衽而
朝漢王曰善趣刻印先生因行佩之矣食其
未行張良從外來謁漢王方食曰子房前客
有為我計撓楚權者具以酈生語告於子房

曰何如良曰誰為陛下畫此計者陛下事去
矣漢王曰何哉張良對曰臣請籍前箸為大

王籌之

張晏曰求借所食之箸用指畫也或曰前世湯武箸明之事以籌度今時

之不曰昔者湯伐桀而封其後於祀者度能
制桀之死命也今陛下能制項籍之死命乎
曰未能也其不可一也武王伐紂封其後於
宋者度能得紂之頭也今陛下能得項籍之
頭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二也武王入殷表商

容之間

索隱曰崔浩云表者標榜其里門商

籥馮於馬徒欲以化紂而不能遂伏於太行山武王欲以為三公固辭而不受餘解在商

紀釋箕子之拘徐廣曰釋一作武拘一作囚封比干之墓

今陛下能封聖人之墓表賢者之間式智者

之門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三也發鉅橋之粟

散康臺之錢以賜貧窮今陛下能散府庫以

賜貧窮乎曰未能也其不可四矣殷事已畢

偃革為軒如淳曰革者革車也軒者赤轂乘軒也偃武備而洛禮樂也○索隱

曰蘇林云革者兵車也軒者朱軒皮軒也謂廢兵車而用乘車也說文云軒曲周屏車

倒置干戈覆以虎皮以示天下不復用兵今

陛下能偃武行文不復用兵乎曰未能也其

不可五矣休馬華山之陽示以無所為今陛

下能休馬無所用乎曰未能也其不可六矣

放牛桃林之陰索隱曰晉灼云在弘農南門

有桃丘聚古桃林也山海經云夸父之山北有桃林廣三百里以示不復輸

積今陛下能放牛不復輸積乎曰未能也其

不可七矣且天下游士離其親戚棄墳墓去故舊從陛下游者徒欲日夜望咫尺之地今復六國立韓魏燕趙齊楚之後天下游士各歸事其主從其親戚及其故舊墳墓陛下與誰取天下乎其不可八矣且夫楚唯無疆六國立者復撓而從之漢書音義曰唯當使楚無疆疆則六國屈撓而從之又韋昭云今無疆楚者若六國立必復屈撓從楚是二說之意同陛下焉得而臣之誠

用客之謀陛下事去矣漢王輟食吐哺罵曰

豎儒幾敗而公事

索隱曰高祖罵酈生為豎儒謂此儒生豎子耳幾音

折幾殆近也而公高祖自謂也漢書作乃公

今趣銷印漢四年韓

信破齊而欲自立為齊王漢王怒張良說漢

王漢王使良授齊王信印語在淮陰事中其

秋漢王追楚至陽夏南戰不利而壁固陵諸

侯期不至良說漢王漢王用其計諸侯皆至

語在項籍事中漢六年正月封功臣良未嘗

有戰鬪功高帝曰運籌策帷帳中決勝千里
外子房功也自擇齊三萬戶良曰始臣起下
邳與上會留此天以臣授陛下陛下用臣計
幸而時中臣願封留足矣不敢當三萬戶乃
封張良為留侯與蕭何等俱封六年上已封
大功臣二十餘人其餘日夜爭功不決未得
行封上在雒陽南宮從復道如傳曰復音復
上下有道故謂
之復道韋望見諸將徃徃相與坐沙中語上
昭曰闇道

曰此何語留侯曰陛下不知乎此謀反耳上
曰天下屬安定何故反乎留侯曰陛下起布
衣以此屬取天下今陛下為天子而所封皆
蕭曹故人所親愛而所誅者皆生平所仇怨
今軍吏計功以天下不足徧封此屬畏陛下
不能盡封恐又見疑平生徐廣曰多過失及
誅故即相聚謀反耳上乃憂曰為之奈何留
侯曰上平生所憎羣臣所共知誰最甚者上

曰雍齒與我故漢書音義曰未起時有故怨數嘗窘辱我

我欲殺之為其功多故不忍留侯曰今急先

封雍齒以示群臣羣臣見雍齒封則人人自

堅矣於是上乃置酒封雍齒為什方侯索隱曰縣

名屬廣漢○正義曰括地志云雍齒城在益州什邡縣南四十步漢什邡縣漢初封雍齒

為侯而急趣丞相御史定功行封群臣罷酒

皆喜曰雍齒尚為侯我屬無患矣劉敬說高

帝曰都關中上疑之左右大臣皆山東人多

勸上都雒陽雒陽東有成臯西有穀暉倍河

向伊雒其固亦足恃留侯曰雒陽雖有此固

其中小不過數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敵此非

用武之國也夫關中左殽函正義曰殽三殽山也在洛州永

寧縣西北函谷關在陝州桃林縣右隴蜀正義曰隴山南連蜀之岷山故云右

也隴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饒北有胡苑之

利索隱曰崔浩云苑馬牧外接胡地馬生於胡故云胡苑之利○正義曰博物志云北

有胡苑之塞按上郡北地之北與胡接可阻以牧養禽獸又多致胡馬故謂胡苑之利

三面而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諸侯安定河
渭漕輓天下西給京師諸侯有變順流而下

足以委輸此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也索隱

曰此言謂者蓋是依憑古語金城言秦有四
塞之國如金城也故淮南子云雖有金城非

粟不守又蘇秦說秦惠王云秦
地勢形便所謂天府是所憑也劉敬說是也

於是高帝即日駕西都關中索隱曰周禮三
日詢國遷乃為

大事高祖即日西遷者蓋謂
其日即定計非即日遂行也留侯從入關留

侯性多病即道引不食穀漢書音義曰服辟
穀之藥而靜居行

氣杜門不出歲餘上欲廢太子立戚夫人子

趙王如意大臣多諫爭未能得堅決者也呂

后恐不知所為人或謂呂后曰留侯善畫計

策上信用之呂后乃使建成侯呂澤劫留侯

曰君常為上謀臣今上欲易太子君安得高

枕而卧乎留侯曰始上數在困急之中幸用

臣策今天下安定以愛欲易太子骨肉之間

雖臣等百餘人何益呂澤彊要曰為我畫計

留侯曰此難以口舌爭也願上有不能致者

天下有四人

素隱曰四人四皓也謂東園公綺里季夏黃公角里先生按陳

留志云園公姓唐字宣明居園中因以為號夏黃公姓崔名廣字少通齊人隱居夏里脩

道故號曰夏黃公角里先生河內軹人太伯之後姓周名術字元道京師號曰霸上先生

一日角里先生孔父秘記作祿里皆王劭據崔氏周氏世譜及陶潛四八目而為此說

四人者年老矣皆以為上慢侮人故逃匿山

中義不為漢臣然上高此四人今公誠能無

愛金玉璧帛令太子為書卑辭安車因使辯

士固請宜來來以為客時時從入朝令上見

之則必異而問之問之上知此四人賢則一

助也於是吕后令吕澤使人奉太子書卑辭

厚禮迎此四人四人至客建成侯所漢十一

年黥布反上病欲使太子將往擊之四人相

謂曰凡來者將以存太子太子將兵事危矣

乃說建成侯曰太子將兵有功則位不益太

子無功還則從此受禍矣且太子所與俱諸

將皆嘗與上定天下梟將也今使太子將之
此無異使羊將狼也皆不肯為盡力其無功
必矣臣聞母愛者子抱索隱曰此語出韓子今戚夫人
日夜侍御趙王如意常抱居前上曰終不使
不肖子居愛子之上明乎其代太子位必矣
君何不急請吕后承間為上泣言黥布天下
猛將也善用兵今諸將皆陛下故等夷徐廣曰夷猶齊也○索隱曰如淳云等夷言等輩乃令太子將此屬無異

使羊將狼莫肯為用且使布聞之則鼓行而

西耳晉灼曰鼓行而上西言無所畏也上雖病疆載輜車卧而

護之諸將不敢不盡力上雖苦為妻子自疆

於是吕澤立夜見吕后吕后承間為上泣涕

而言如四人意上曰吾惟豎子固不足遣而

公自行耳於是上自將兵而東羣臣居守皆

送至灞上留侯病自疆起至曲郵司馬彪曰長安縣東

有曲郵聚○索隱曰郵音尤曲郵聚今在新豐西俗謂之郵頭漢書舊儀云五里一郵郵

人居間相去二里半按郵乃今之候見上曰臣宜從病甚楚人
剽疾願上無與楚人爭鋒因說上曰令太子
為將軍監關中兵上曰子房雖病彊卧而傳
太子是時叔孫通為太傅留侯行少傅事漢
十二年上從擊破布軍歸疾益甚愈欲易太
子留侯諫不聽因疾不視事叔孫太傅稱說
引古今以死爭太子上詳許之猶欲易之及
燕置酒太子侍四人從太子年皆八十有餘

鬚眉皓白衣冠甚偉上怪之問曰彼何為者
四人前對各言名姓曰東園公角里先生綺
里季夏黃公上乃大驚曰吾求公數歲公辟
逃我今公何自從吾兒游乎四人皆曰陛下
輕士善罵臣等義不受辱故恐而亡匿竊聞
太子為人仁孝恭敬愛士天下莫不延頸欲
為太子死者故臣等來耳上曰煩公幸卒調
護太子如淳曰調護猶營護也四人為壽已畢趨去上

目送之，名戚夫人指示四人者曰：我欲易之，彼四人輔之，羽翼已成，難動矣。呂后真而主矣。戚夫人泣上曰：為我楚舞，吾為若楚歌。歌曰：鴻鵠高飛，一舉千里，羽翮已就，橫絕四海，橫絕四海，當可奈何？雖有矰繳，韋昭曰：繳，弋射也。其矢曰矰。尚安所施？歌數闋，索隱曰：闋，曲穴，反謂曲也。說文云：闋，事也。戚夫人噓唏流涕，上起去，罷酒，竟不易太子。

者留侯本招此四人之力也。留侯從上擊代，出奇計，馬邑下。徐廣曰：一云出。奇計下馬邑。及立蕭何相國，漢書音義曰：何時未為相國，勸高祖立之。所與上從容言天下事，其衆非天下所以存亡，故不著。留侯乃稱曰：家世相韓，及韓滅，不愛萬金之資，為韓報讎，彊秦天下振動。今以三寸舌為帝者師，索隱曰：春秋緯云：舌在口，長三寸，象斗玉衡。封萬戶，位列侯，此布衣之極，於良足矣。願棄人間事，欲從赤松子游。

耳索隱曰赤松子神農時雨師能入火自燒崑崙山上隨風雨上下也乃學辟

穀道引輕身徐廣曰一云乃學道引欲輕舉○索隱曰辟賓亦反會高

帝崩吕后德留侯乃彊食之曰人生一世間

如白駒過隙何至自苦如此乎留侯不得已

彊聽而食後八年卒謚為文成侯子不疑代

侯徐廣曰文成侯立十六年卒子不疑代立十年坐與門大夫吉謀殺故楚內史當死

贈為城旦國除子房始所見下邳圯上老父與太公

書者後十三年從高帝過濟北果見穀城山

下黃石取而葆祠之徐廣曰史記珍寶字皆作葆留侯死

并葬黃石冢正義曰括地志云漢張良墓在徐州沛縣東六十五里與留城

相每上冢伏臘祠黃石留侯不疑孝文帝五

年坐不敬國除

太史公曰學者多言無鬼神然言有物索隱曰物謂精怪及藥物也

至如留侯所見老父子書亦可怪

矣索隱曰詩緯云風后黃帝師又化為老子以書授張良亦異說耳父後化為黃石

高祖離困者數矣而留侯常有功力焉豈可

謂非天乎上曰夫運籌筭帷帳之中決勝千里外吾不如子房余以為其人計魁梧奇偉
應劭曰魁梧丘虛壯大之意○索隱曰蘇林云梧音梧蕭該云今讀為吾非也小顏云言其可警悟於人至見其圖狀貌如婦人好女蓋孔子曰以貌取人失之子羽
索隱曰子羽澹臺滅明字也仲尼弟子傳云狀貌甚惡又家語云子羽有君子之容而行不稱其貌與史記文不同留侯亦云

索隱述贊曰

留侯倜儻	志懷憤惋	五代相韓
一朝歸漢	進履宜假	運籌神筭
橫陽既立	申徒作扞	灞上扶危
固陵靜亂	人稱三傑	辯推八難
赤松願遊	白駒難絆	嗟彼雄略
曾非魁岸		

留侯張良世家第二十五 史記五十五